



黃雨石編寫

張羽煮海

内 容 說 明

这本戏曲故事是根据《元曲选》中的《張生煮海》編写的。

張羽是个秀才，他和龙女訂了婚約，但是龙女回到龙宫以后，受到監視，行动不能自由，二人不能成亲。后来張羽得到三件宝物，用来煮海，龙王屈服，到底把龙女送出海来，二人就結了婚。这个神話故事，反映了青年男女冲破束縛爭取婚姻自由的愿望。

張 羽 煮 海

黃雨石編寫

吳光宇插畫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225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登記證出字第057号

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字数18,000 开本797×1092 1/32 印张15/16 插页2

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0000册

統一書号: 10020·1009

定 价: (1) 0.08 元

K25
H66

从前有一个秀才姓張名羽号伯騰。是潮州人。一年夏天，他帶着一个書童到外地去游玩，走到一处，看見一所古老的大廟，扁額上字迹剝落，連廟名都看不清了。張生心里想，这里幽靜安閑，倒是一个很好的讀書的地方。他向書童說道：“你去前面看看那廟里有人嗎？”正在这个时候，廟里出来一个小和尚，張生便上前施禮，玩笑地問道，“請問小師父，这廟可有名字嗎？”小和尚笑着回答說，“常言說的好，山无名，迷死人，廟无名，俗死人，这么大的一座廟宇，那能沒有名字呢？”

“請問这廟叫什么名字？”張生問。

“这廟叫石佛寺，先生，你有什么事么？”小和尚說。

“請你去告訴你們長老，有一个姓張的秀才特来拜望。”

小和尚进去不多一会儿，“就又同一个白发蒼蒼的老和尚一同到廟門口来。張生先說明了自己的来历，然后向長老說：“小生路过这里，看見宝刹清雅幽靜，因此很想在貴廟借一个地方，安心讀几天書，不知道長老可肯通融么？”

老和尚一听，連声說請。張生便立刻跟着他走进禪堂里去。奉过茶以后，張羽又把自己的意思表白了一番，老和尚就吩咐小和尚說：“你赶快去把东廂房收拾出来，好让張相公到那里去安歇。”

張生当即拿出二两白銀給老和尚作为房金，就在石佛

寺的东厢房里住下了。

住了几天之后，一天晚上，張羽在房里悶坐无聊，便拿出自己隨身带来的一張古琴，把琴弦理了理，便鏗鏘鏘鏘地彈起来。

却說这庙，面临东海，东海龙王有三个女儿，大女儿、二女儿都已出嫁，只有三小姐还没出嫁。这一天夜晚，三小姐带着她的丫环梅香走出龙宫，到海面上閑游。看到月光清得象水一样，茫茫的大海，已和蒼天連成一片，景致十分美妙。

三小姐輕輕地唱道：

晚风轻将白云送，

清夜寂寞难入梦，

常年里深鎖龙宮。

我这一腔心事誰人懂？

她一边唱一边走着，这时远处忽然飄来一陣輕微的琴声。梅香一听見便叫着說：“小姐，別唱了，你听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小姐止住脚步靜听了一会儿，接着一言不发地順着琴声慢慢地走过去，一直来到了石佛寺的門前。

“呀！”梅香惊奇地說，“准是这庙里有人在弄什么东西响呢。”

小姐立刻摆摆手叫她不要做声，一边說，“这是有人在彈琴哩。”一边只顧自己低着头靜靜地听着。

那琴声現在已可以听得很清楚了，紧一陣慢一陣，一会儿象秋风吹过高山边的竹林，一会儿又象流水泻下万丈的急滩，一会儿象秋天黄昏时分长空雁啼，一会儿又象春天早

晨花丛里小鳥在鳴唱。

梅香陪着小姐听了一陣，不禁長嘆一口氣說道：“小姐，別說你是懂得這些的，就連我听了也覺得悠悠揚揚怪好听的，我想這個彈琴的人一定很可愛。……”

這時，琴弦忽然拍地一聲斷了。張羽不禁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怎麼琴弦會忽然斷了，難道外邊有人在偷听么？”說着就開門走出來。



恰巧三小姐也正這個時候走近門邊，想去偷看一下彈琴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，正好和張生打了個照面。

在月光下，張羽一看見她，不禁大吃一驚。他心里想：“人世上哪能有這樣漂亮的女子，莫不是這廟里有仙人了么！”三小姐見張生出來，早已羞得滿面通紅，立刻倒退了幾

步，羞答答地扯着丫头的衣襟說：“梅香，咱們走吧！”

梅香見这情形，故意的作了一个鬼臉，接着推开小姐手說：“小姐，人家那儿正跟你行礼呢！”

小姐偏过头去望了一眼，可不是，門里出来的那位秀才正恭恭敬敬地在那里向她打躬作揖哩。三小姐莫奈何，也只好羞答答地向他还了一个礼。

“請問小姑娘是哪一家的小姐？为什么深夜来到这里？”張羽恭敬地問着。

三小姐偷眼看看那秀才，見他长的一表人才，瀟洒英俊，心里也着实爱慕。她虽然觉得一个年輕的姑娘不應該和一个陌生的男子談話，可是不由得說出話来。

“我姓龙，名叫琼蓮。剛才同着丫环出来散步，因为听见彈琴的声音，就不知不觉地走到这里来了。”

“小姐既然是听琴来的，”張羽連忙說道：“那就請小姐进屋里来，我特为小姐彈一曲，好嗎？”

琼蓮小姐这时真觉得进去不是，不进去也不是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但知趣的梅香似乎早已看透了小姐的心事，她却不由分說地笑着把小姐推到房里去了。

进房以后，琼蓮紅着臉問張羽道：“敢問先生尊姓大名？”

張羽立刻一口气地回答說：

“我姓張，名羽，号伯騰，祖籍潮州人氏，父母很早就已去世，自己虽然也曾讀过几年書，功名方面却毫无成就，这一回是游学来到这里。我現年二十一岁，却还没有娶妻。”

梅香听见这話，不禁吃吃地笑着說：“这秀才好沒来

由，誰問你娶媳婦沒娶媳婦來着？”

這時，書童在一旁插嘴說道：“不要說相公，連我也還沒有討老婆呢！”

張生罵了書童一句，叫他站在一邊去，於是轉過臉來恭恭敬敬地對瑯蓮小姐說道：

“小姐與小生，素不相識，今日忽然在這裡相遇，真是難得的很，不知小姐也能不嫌貧賤，和我結為夫妻么？”

瑯蓮听了這話，紅了臉低下頭去，心裡想道：“看這秀才風流俊雅，若能和他結為夫妻，倒是一件人間樂事。可是，這事如果不和父母商量好如何能成呢？”想到這裡，她就開口說道：“婚姻大事，我得先回家稟明父母，才能決定。到八月十五那天夜里，請你到海邊來找我，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阻撓，我們就可以結婚了。”

張羽吞吞吐吐地說：“既然小姐願意，為什麼今天不能成親？你叫我幾時才等得到八月十五呢？”

瑯蓮正色說道：“常言說，有情不怕隔年期，這有什麼等不得的呢？”

張羽見小姐似乎有點生氣的樣子，吓得連忙陪笑說：“這是我不對了，只要小姐說話不失信，就是叫我等上十年，等上一百年，我也肯等的。只是小姐既然應允了這件事，能不能給我留下一點東西作為將來見面時的表記呢？”

瑯蓮立刻拿出一對手帕來，說道：“這是兩幅冰蚕織就的鮫鮑帕，原是一陰一陽，我現在且把這屬陽的一幅留給你。”

張生連聲道謝，接了過來。

这时梅香却拉着小姐說道：“小姐，好事已經說妥，时候不早了，赶快走吧！要不老爷太太該到处寻找咱們了。”

琼蓮小姐沒奈何，只得站起身来，依依不舍地对張羽望了几眼，又仔細叮嚀囑咐了一番，才慢慢走出去。她現在已不象剛来时那样愁眉苦臉了。在走出庙門后，她又輕輕地唱起来，她唱道：

他的話儿甜蜜蜜，
笑臉儿逗的人欢喜，
盼只盼，八月十五相逢在洞房里。

她还没有唱完，梅香笑着推了她一把，接着唱道：

怕只怕爸娘不许，那就要害了你。

第二天張生醒来后，回想昨晚的事，自己也拿不定那是真还是梦。他立刻伸手到枕头底下一摸，昨晚放在那里的蛟鮓帕却分明还在。他手里拿着这一块手帕，不禁呆呆地出起神来。他心里想：“昨天的事要說是梦，又分明有这一块手帕在这里，要說是眞事，世界上哪里有这样漂亮的姑娘？我又哪里会有这么好的福气……？”这时他猛然想起，昨晚那姑娘只是說，到海边去找她，可是因为当时心情激动，并没有想到把她住的地方問个詳細。現在可到什么地方去找她呢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惊出一身冷汗，手捏着蛟鮓帕一跳跳下床来。

他站在床前楞了一会，忽又轉念想道，她既然肯留下信物，想她决不会无故騙我，現在离八月十五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，我何不立刻到海边去仔細尋問，总可以寻出一个下

落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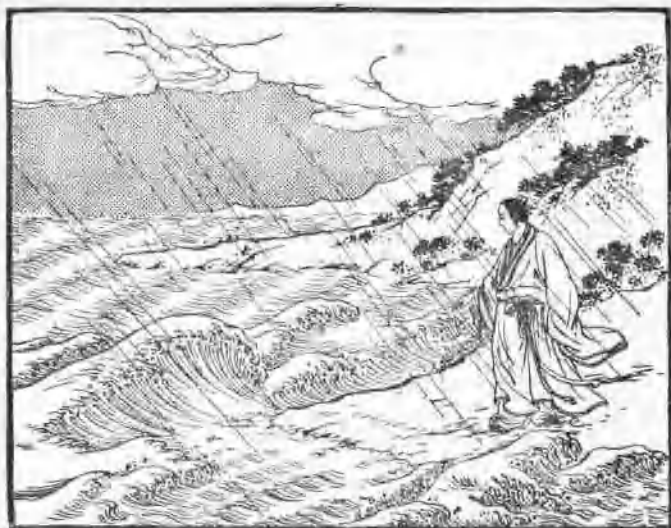
想到这里，他就喊过書童來說：“你在这里住着，替我看守行李書箱，我要到海边寻找我的未婚妻去了。……”

書童沒听他說完，就連忙搶着說道：“相公这事万万做不得，我看那个姑娘，长的太美丽了，半夜三更不知从哪里来，又不知到哪里去了，說不定是个妖精，相公，你万万去不得！”

張羽不理他那些話，帶上了手帕，匆匆忙忙向庙門外边跑去。書童見拦不住他，只得跑进去，将这事告诉了庙里的老和尚。等老和尚派他手下的几个小沙弥出去追寻的时候，却已經連人影子也看不見了。

却說張羽出了庙門，一气跑到东海岸边，只見烟水茫茫，一望无边。海岸上是一片鋪滿貝壳的沙滩，海面有无数海鷗翱翔，不要說房屋，連一个人的影子也看不見。張羽心里想，我要走遍天下的海岸，甚至走到海底去，也一定要把我那美丽的、多情的姑娘找到。他下定决心，就这样不顧一切地，踏着沙滩上的貝壳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。走了很久，他的脚掌全磨破了，海风吹得他东搖西晃，他也完全不在意。黑夜，他有时在近处漁夫家里借住一夜，討一点食物充飢；有时就倒在沙滩上睡覺，或者在有月光的夜里，还借着月光再向前走。就这样他度过了两三个月的时光。眼看八月十五就要来到了，而他却始終沒有找到琼蓮姑娘的家。

最初，当他想到八月十五快要来到的时候，心里感到非常煩躁，但后来把心一橫，自己对自己說：“管他什么八月十



五不八月十五，今年的八月十五过了，还有明年的八月十五，明年的八月十五过了，还有后年的八月十五，反正不找着她，我绝不罢休！”这样一想，他心里又轻松了许多。就仍然不顾一切艰难，沿着海岸向前走去。他走着，走着，已经到了一个附近完全没有入烟的地方。他一连三天，不但没有找到睡觉地方，连充饥的食物，也没处去讨了。一天黄昏，长时间饥饿和过度的疲倦，竟使他晕倒在海滩上了。

再说那琼莲小姐自从在石佛寺里和张羽定下婚约之后，满以为爹妈对自己十分怜爱，这婚姻之事，一定是一说即成的；没想到回家以后，起先是因为自己害羞，难以开口，

后来，因为自己有了这个心事，常常在吃饭和闲坐的时候，注意听着父亲和母亲的闲谈，偶然中却听到父母有意把自己许配给涇河龙王的第二个儿子为妻。这一来她除了万分着急之外，自己的心事，更不敢在父母面前吐露了。琼莲小姐因为想念张生，平常总是显得精神恍惚，神思不定。有时别人和她说话，她好象没有听见似的，要是大声喊她一声，她又会说出一些所答非所问的话来。因此老龙王夫妻心中颇为怀疑，因而反更积极地进行起议婚的事。这时，只有丫头梅香了解她的心事。可是，梅香又怎么敢在老爷太太面前多说一句呢？

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，琼莲小姐一方面想念张生，一方面又担心父母硬要把她嫁给涇河龙王的儿子，弄的茶不思饭不想，竟致害起重病来。

老龙王夫妻看见女儿病倒了，到处请医生来替她诊治。无奈这心病必须得用心药医，因此吃了医生的很多药，也全然无效。

梅香看到小姐病倒，心里自然非常着急。每到黄昏人静的时候，她走到床边，低声劝小姐说：“小姐，你的心事我是全知道的，我也明白你这病完全是因那件事引起的。可是，事到如今，我想小姐也只多多忍耐，好好的调养身体要紧。俗语说，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’只要你将养好了身体，将来自然还有见面的日子，要是这样下去，你不幸有个三长两短，那可叫人……”说到这里她就哽咽得说不下去了。

小姐听见她说完这段话以后，微微地睁开眼，拉着梅香

的一只手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

“梅香姐，你的話……我何尝不明白……只是自从那天和他分手以后……我滿心以为……我們不久就可以成就了美滿的姻緣……沒有想到，忽然出了这涇河龙王之事，弄得我上不得下不得，你記得我和他约定八月十五相会，……这日期眼看就到了，我真不知道他現在已經急成什么样子了……想到这些，我的心都碎了，哪里还顧得着什么身体不身体……”說着，說着，她已止不住抽抽搭搭地哭起来。

梅香一見这情形，自己立刻止住了哭泣。她赶快伏下身子輕輕地替小姐捶着背，安慰她道：“小姐，你这是怎么啦？我本是为了劝你，却反倒勾得你伤心起来，这不是全怪我不对嗎？你看你病得这个样子，哪里还經得住这样伤心呢？”

三小姐勉强止住哭，拿手帕擦了擦眼睛，一边喘着气慢慢說道：“梅香姐，这些話你都不必說了，你也不必为我伤心，現在我既然沒有別的办法，只好一死酬答張郎的恩情。我死之后，如果你有办法……捎一个信給張郎……叫他知道我已为他而死，那我就死亦瞑目了。”

梅香听完小姐的話，連忙拿手帕捂住了小姐的嘴。停了一会，她忽然从床边站起来，低声說：“小姐，你既然为了張相公不惜一死，我为了小姐对我的恩情，情愿拚着挨一顿打，也要去把这件事，对老夫人說个明白。万一老夫人念着母女之情，能同老爷商量好，答应了这桩亲事，那就是小姐的福份，也是我的幸事。如若不然，我也只有陪着小姐一同死去了。不知小姐以为这个办法怎样？”

琮蓮先只是連連搖頭。停了一会，她有气无力地回答說：“不，梅香姐，这事万万做不得，母亲虽然爱我，可是父亲为人古板……再加上三叔那种暴躁如雷的性子……你这一去，恐怕不但不会有什么好处……而且你挨一顿打不算……連我的命也要更快地断送了。”

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，除了臉对臉哭泣，再也想不出別的任何办法！

这样又过了好几天。三小姐的病越来越沉重了。老龙王夫人，早晚几遍不断到女儿房中来看她。有时，見房中无人，也偷偷地問过女儿，是否有什么心事。无奈女儿因害怕父亲的威严和叔父的暴躁，竟始終也不敢吐出一句真情实話。

一天晚上，老夫人又来看望女儿，見她和梅香单独在一起时，那种見人躲躲閃閃的样子，断定女儿的病一定是有原因的。而且梅香准定知情。因此，把梅香叫到自己的房里来，一見面，就滿臉怒气地对她說：“梅香，快把小姐的事，对我說个明白，三个月以前，一天晚上，你同小姐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小姐的病到底是因什么起的？今天如果不对我說明白，我可得要了你的命！”

梅香一听，立刻吓得哆哆嗦嗦，跪在地上。略为沉吟了一会，便开口对老夫人說道：“老夫人，因为小姐一再囑咐，这事要不是老夫人問起，梅香也不敢多嘴。”

接着， she就把小姐在石佛寺怎样听琴，怎样和張生相会以及怎样私定終身的事，一五一十地全对老夫人說了。最后，她更壮起胆子向老夫人說：

“老夫人，現在小姐已病成这个样子了，別的事都不談，

赶快救小姐的性命要紧。再说我看那张秀才人品出众，小姐既然那样爱他，他俩结了婚，也决不致辱没了我家小姐。小姐的病也好了，老爷夫人的心也安了；就请老夫人定夺吧。”

夫人先听了龔讲到庙中之事，不禁气得浑身发抖，恨不得立刻将龔打死。但她听到梅香最后所讲的几句话，心一软，又不禁簌簌地落下泪来。停了一会儿之后，老夫人抬头看了梅香一眼，说道：“你站起来吧！”

可是，梅香跪着一动也不动。

“老夫人，不是梅香大胆乱说话，”梅香说，“实在因为现在事情已经很紧急，要请老夫人赶快想法救救小姐的性命，若再耽误下去，这事情恐怕就没办法办了。请老夫人给我一个话儿，究竟老夫人对这件事的意思怎样？要不，我是死也不敢站起来的。”

老夫人这时真是心乱如麻，一方面想到女儿的行动，要是叫老龙王知道了，不但不会答应，一定还会生出别的枝节来。另一方面，眼看这件事若不能办妥，女儿的性命马上就要不保，真叫她左思右想不得主意。因此她呆呆地想着，竟没有注意到梅香还跪在地上没有站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梅香又开口说：“老夫人，您也不必为难，这事据丫头看来也没有什么难办的，现在小姐的病已这样严重，所有的医生都已经不肯下药了。老爷老夫人疼爱自己的女儿，难道忍心看着小姐就这样死去吗？再说要是老爷老夫人认为小姐做的事情万分不对……那么，与其看着她这样死去，也总不如陪一点嫁妆把她嫁到张家去好，老爷

太太只当沒生下这个女儿，就完了。”

老夫人听见这一段話，又不禁伤起心来。但她却装出十分生气的样子，对梅香說：“完全是胡說，快給我滾开吧！这事等我想一想再說。”

梅香站起来，剛走出房去的时候，老夫人又叫了她一声。梅香連忙回头走进来，站在老夫人的身旁。老夫人只顧低着头想，半天也沒有說出一句話来。停了一会，才抬起头来輕輕地对梅香道：

“梅香，你回去对小姐說，就說我已經答应派人到石佛寺去找張相公談論亲事，看她的情形怎样，你回头再告訴我，但这事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起。”

梅香連声答应：“是，是，是，”退了出来。

梅香回到小姐房里一看，屋子里一个人也沒有，小姐臉色蒼白，呼吸微弱，看样子好象是暈过去了。她吓了一跳，但她不愿惊动別人。因为她想在这紧要关头，老夫人告訴她的話，應該是治小姐的心病的一付最好的药，如果有別人在場，那就很不方便了。因此她勉強忍耐着俯下身去，附在小姐的耳边，連声叫喊，“小姐！小姐！小姐醒来！”喊了許久，才听见小姐长叹了一口气，悠悠醒轉。这时梅香便連忙爬上床去在小姐的身上輕輕地捶打着。

琼蓮小姐睜开眼，搖了搖頭，又把眼睛閉上了。梅香也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，也不知道她心里竟是怎样。老夫人告訴自己的話，本想立刻告訴小姐，可又不敢說，不禁犹犹疑疑地又叫喊了几声，“小姐，小姐！”

琼蓮小姐剛才因为思恋張郎心切，不知他現在的情况

怎样，自己眼看活不长久，这一段情缘，不知何日能了，心里十分悲痛。知道母亲已把梅香叫去，一定要对她加以拷问，以后的事，更加吉凶难保。因此，一阵感到心如刀绞，晕迷过去。这时，被梅香喊醒后，又昏昏沉沉地呆了一会，心里已明白了许多。张开眼看见梅香在跟前，又不禁满眼含着泪，低声喘息着对梅香说道：

“梅香姐，眼看我是不中用的人了……”

梅香不等她说完，就立刻带着笑，把脸凑近小姐脸边，急促地说：“不，小姐，快别这样，老夫人已经……”

小姐看到梅香的那种情景，连忙问：“老夫人怎么啦？”

“老夫人……老夫人……老夫人已经……答应……。”

“答应什么？”

“答应……”梅香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带笑答道：“小姐，反正这事，你也不用再问，赶快好好将养你的身体吧，只要你的身体将养好了……保管你能够称心满意就是。”

琼莲小姐带着病容的脸上，忽然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晕。她还想问一个究竟。但因梅香一再要他安心养病，这些事等过些时再谈，她也就不好意思问下去了。不过，究竟因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好象至少有了一线希望，心里也就不象先那么沉重了。

第二天，琼莲小姐的病便有了起色，加上梅香把自己和老夫人谈话的经过，以及老夫人最后吩咐的话，都详细的告诉了她，她心里更觉着这事似乎已有了几分把握，心情一开畅，病也就一天一天地好起来。

小姐曾暗嘱梅香去问过母亲几次，老夫人只是含糊其



辞，一味拖延。过了一个多月之后，琼瑾小姐的病已完全好了。她更是无数次地催促梅香，前去催問老夫人到底派人去找張生去了沒有？到底有沒有找到他？可是，不但老夫人沒有明白的回答，而且，还对她和梅香都加意防范起来。她們再想揪一个机会出龙宫去，和張生私会一次，那是決不可能的事了。这样一來，琼瑾小姐怀疑到母亲对梅香所讲的話，不过是用来哄騙自己的。看来事情仍是沒有希望，从此，一片愁云又在她的眉头上越集越厚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母亲走进她房里来告訴她，按照父亲的意思，已經把她許給涇河老龙的第二个儿子了，只在一个月之內，就要过門。